

【 Part II 谷 地 神 】

【東北偏鄉，柴崎山】

【夕彥中 清十郎中】

柴崎山谷上村有戶狩獵維生的人家，父親早逝，留下母子兩人相依為命。兒子阿岩從小摸慣了槍，雖其年紀尚小，不過十一、二歲，卻時常跟著村中獵戶一同上山狩獵。更多時候甚至獨自入山，時而攜野兔、雁鴨而歸，時而空手而回。

某日，阿岩遲遲沒有回來。當晚，谷上村村民聽見山的那側傳來響亮槍聲，迴盪整片山林。「不妙，」村中長者嘆道。那是村人未敢踏足、終年常霧的沼澤低谷的方向。傳說那裡住著「谷地神」。

以被稱為「祓妖人」的十紋一行人抵達谷上村的時間來算，這是兩天前發生的事。



「報告。」少年出了聲，風塵僕僕地踏入小屋，斗篷上沾了落葉、露珠與入夜後的寒氣。

「回報，泉上等。」綾戶少尉沒有回頭，只揮了揮手，要他過來。

站在角落的清十郎看著偵察回來的夕彥摘下軍帽，步至桌上攤開的地圖前，油燈的火光在他身上起舞。

一行人接獲來自谷上村的求救，舟車勞頓來到這座深山中的村落時，已是黃昏時分。村人和善招待他們進村，並出借一間小屋作為臨時據點，然而村長也挑明了說，他們能幫的就到此為止。

原來，村裡雖有一名孩童失蹤，但村民反應消極，組織壯丁入山搜尋也僅限於外圍一帶——自從百餘年前他們遷村至此，學會的第一件事就是：擅闖禁地恐將招來災禍。沒有人願意進入谷地神的領土。這事之所以成為十紋的案件，是孩子母親自作主張、偷偷聯絡帝都的結果。雖然村民不會拒絕十紋軍官的到來，卻也不會提供進一步的協助，綾戶小隊只能靠他們自己。

少了村人幫忙，那個叫阿岩的男孩又在山裡失蹤長達兩天，可謂希望渺茫。但在阿岩的母親苦苦央求之下，綾戶還是答應她他們會去看看。他認為村人敬畏的谷地神其實是妖怪。

「……從這裡……到這裡，就是被村人稱為『霧之沼地』的範圍。一年四季不論晝夜都為霧氣籠罩，但是偶爾，會有像今晚這般持續五至六小時的無霧時段。村長說……」

空氣中飄散著煤油的氣味。地圖上陸續多出幾個標記。

綾戶正經八百地聽取回報，似乎刻意忽略屋內劍拔弩張的緊繃氣氛。姓熊島的彪形大漢，以及豺狼男犬走就在清十郎附近，另外兩人明顯也是綾戶的人。在這被稱為綾戶小隊的獨裁國家裡，清十郎與夕彥是以寡擊眾的異邦分子。

為何特地點名兩人參與本次任務，綾戶的說法是「此次行動地處深山，需要像泉上等這樣出色的斥候，而佐藤伍長績效一向令人讚賞，若不幸遭遇戰鬥，會是寶貴的戰力。這是考慮任務內容與各位的特長所做出的臨時安排。」

實際上又是如何呢。

「……也就是說，只有這一整晚是好天氣，明天又會起霧？」

「是的。」

「那麼，要入山搜救只有趁現在了。雖然夜晚出動會影響效率，但總比早上一片濃霧來得好。各位，稍事休息後我們就出發。」

會議結束，綾戶大步推門出去，熊島等四人也跟在他後頭離開。長相酷似豺狼的犬走在出去前，還不忘戲謔地對清十郎與夕彥做了個手槍朝太陽穴擊發的手勢。

目送犬走出了小屋，夕彥終於忍不住似地嘆了口氣，心不在焉地望著地圖上的記號。他神色有些疲憊，不只是剛被派出去偵察的緣故。

「我……還是該向您道歉。您會在這裡是因為我的關係。」片刻後，他以只有清十郎聽得到的音量說道，聲音聽起來有點猶豫，像是從帝都來到此地的路上都在為此懊惱。

「不必在意……」清十郎也不是睜眼瞎子，方才離去的四人其中之一那極度挑釁的舉止他也沒忽略。「如果我這樣說你會好過一些的話。」臉上看不出多少的情緒，連說話的聲音都十分平穩，似乎對綾戶以及身旁的人的行為沒有什麼意見。

在收到單獨出勤的命令時，清十郎感到十分訝異與意外。給的理由漂亮到無法反駁、但在知曉背後其原因的前提下，有的也只是淡淡一句「這種效率還真是快得驚人」，不知道是在讚許還是諷刺的話語。

那聲音小到連當時還在辦公室的其他三人都聽不見。

「現下當務之急是調整好自己的狀況……」走上前，清十郎看了看地圖，又看了看夕彥。「工作中不談私人恩怨是我的習慣，希望綾戶少尉懂這個分寸。現在的我們只要想著如何搜救便行。」即使知曉這會是趟充滿刁難的任務，清十郎還是抱有小小的期望，希望綾戶能在這個時刻先放下私人恩怨。

倘若不能，那麼……也只能替對方感到遺憾。

這話他沒有說出口，多餘的感想、多餘的話語在這種時刻沒有意義。

「能受到上司的讚賞何嘗不是件好事。」這話不知道是真心還是虛假，清十郎說完後便不再多話。

「好過？不是那樣的，我——」夕彥驚訝地說，然後被自己無意間提高的音量嚇了一跳，又趕忙中斷。

他將視線落回地圖上，深呼吸了一回。

「……您說得對，現下任務要緊。我會調整好自己的狀態，而且……」他認真地看著清十郎，好像還想說些什麼，犬走這時探頭進來，掃了兩人一眼。

「喂、要發呆到什麼時候？走了。」

一行人在村人帶路下，跋涉了一大段山路，終於來到霧之沼地邊緣。從這裡一路陡坡，地勢險惡，沒有直接下去的路徑，他們必須仰賴繩梯進入這片深暗的谷地。

夜晚的谷地萬籟俱寂，彷彿兩天前的槍聲回音一併消滅了所有聲響。在這股寂靜當中，祓妖人的腳步聲顯得更為突兀，山林之間無以名狀的什麼正無言地注視著這些外來者。

而綾戶渾然不覺未知領域的恐怖，自信滿滿地指揮兩人留在原地看管繩梯，再將包括自己在內的五人分為兩組——綾戶、熊島、犬走一組，清十郎與夕彥一組。兩組人將照著預定路線沿沼澤巡視一周，最後在繩梯處會合。

與綾戶等人分開後，清十郎和夕彥踩在濕軟的土壤上，一步步深入沼地深處。無風無雨，天上卻也不見星月，即使沒有霧，此地的夜色依然濃得化不開，油燈只能無力地一點一點消除兩人前方的黑暗。凝滯的空氣中充斥著長年不散的陳腐氣味。

[倒木的樹洞]

[叢生的苔蘚]

[濕潤的土壤]

[沼澤的表面]

[斷裂的樹枝]

(請選擇一項要調查的事物，並抽lot*1，吉=順利獲得線索，累積3個線索或5次嘗試就會推進劇情。
一項只能調查一次。抽籤前後可自由穿插反應)

清十郎並不喜歡這裡的氣氛。讓人感到壓迫的環境並不是什麼好地方，雖然他和夕彥說了「想著如何搜救便行」這種話，也還是怕在這途中發生什麼預料不到的事情。

例如明顯對他們抱有惡意的五人。

微弱的燈光對搜索行動沒任何幫助，清十郎讓夕彥拿著燈而他就跟在一旁警戒各種狀況，手維持著隨時能拔刀的姿勢，一步步向前走著。

也許就能力上來說這不是多妥當的安排。清十郎只能防人、不能防鬼神，讓夕彥負責提燈也只想買個沒有多少實質意義的心安。

「那裡似乎有東西……方便過去看看嗎？」趁著燈光即將消逝的剎那，清十郎發現了某樣東西，他開口詢問。

[倒木的樹洞]



「好的。」少年順著清十郎所指的方向，將油燈往前遞。

燈光照出一棵橫倒於沼澤邊的大樹，粗壯的樹幹上有個不小的坑洞，裡頭填滿了經年累月的腐爛樹葉，呈現難辨的暗濁深褐。

然而清十郎發現，其中有一片不太一樣——應該說，形狀和顏色類似，但不是朽葉。它有著不規則的斷裂邊口、粗糙的紋理，僅為一片新的落葉所掩。

「這是……布料？」夕彥就著光亮細看那薄片的質地，略為詫異地說。「扯裂的衣角……？會不會是那孩子遺下的？」

(請於剩餘的選項中擇一繼續調查)

一旁就是沼澤，……如果這衣角真的是失蹤的孩子遺留下的話，狀況似乎不太妙。

他沒有說出來，只是安靜地把布料碎片拾起收回。

「接下來……」停頓了一下，似乎在顧忌著什麼，過了一會才說下去。

看看沼澤的表面吧。不知不覺中清十郎的臉色沈了下來。

[沼澤的表面]

偶有細小漣漪的靜止水面猶如光滑的鏡子，將週遭景物複製為維妙維肖的倒影。水不深，比想像中透明，隱約看得見有什麼東西沉在底部。撥開一旁群聚漂浮的水生植物後，清十郎湊近查看，發現是一把獵槍。

他伸手探入水下，將它拿了起來。

「啊、請看這裡。」夕彥稍微舉高油燈，照亮木頭槍柄上筆劃簡單的刻字。「不會錯的，這是那孩子的獵槍，但……」他聲音漸小，「聽他母親說，因為是父親的遺物，他連睡覺都不會離開這把槍。現在它卻在這裡……」

(請於剩餘的選項中擇一繼續調查)

「衣服的碎片和被留下來的父親的遺物……」重複著目前在這裡找到的線索，清十郎思考著兩者之間的關聯性，「附近不知道還有沒有線索，如果那孩子遺留下來這些東西是逼不得已的情況。那麼這附近應該還會有什麼可以發覺才對。」

他決定在這附近找找其他的線索。

「有腳印留下的話是最好不過……」也可能相反。

[濕潤的土壤]

夕彥提著燈跟上清十郎。泥濘的地面坑坑窪窪，但仔細一看，交錯難辨的痕跡當中，有對新的足跡特別醒目——人類的足跡。

「比較小……像是小孩子留下的。」少年低聲說。兩人跟隨凌亂的足跡往前進，最後在一棵大樹張牙舞爪的隆起樹幹邊，發現一隻草鞋半泡在沼澤的淺水中。

清十郎檢視草鞋斷裂的鞋帶時，夕彥似乎分了心，他將油燈擋在樹幹的較平坦處，從腰帶上拎起某樣東西盯著它瞧，一副心神不寧的模樣。

清十郎瞅見他掌心上的晶石吊墜在發光。它原本只是個別緻但不太顯眼的舶來飾品，如今暖白光線卻穿透斑駁冰絲從裡邊流洩而出，而且如添了柴的爐火般逐漸增強，愈燒愈旺。

「發生什麼事了？」對夕彥手中因為不明理由發光的吊墜產生疑惑，清十郎起身，手握上刀柄對四周警戒起來。

清十郎並不知道吊墜的能力，但他想，在現在這麼一個不確定與可能有危險的情況下，身旁的少年不可能去做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

「有什麼不對勁的狀況？」

「啊、這是……」意識到現在不是解釋的時候，夕彥迅速將晶石吊墜掛回腰際，小聲地扼要回答：「伍長，有怪異在附近，而且愈來愈……」

還未說完，兩人腳下的地面開始震動。隱隱地、遠遠地持續傳來，猶如谷地另一端有萬獸奔騰而過。

緊接著，綾戶的大喊模糊地在遠處響起：「……撤退、快撤退！」

「是繩梯那邊！」夕彥辨出聲源方位後，立即看向身旁的清十郎，佩刀出鞘。些許緊繃但沉著不亂的動作顯示出他已準備好採取任何行動，就等清十郎的指令。

清十郎再怎麼愚鈍也知道現在的狀況十分不妙，「先撤退！」他拿起剛才夕彥擋置在一旁的油燈，要求夕彥與他一同退回綾戶所在的位置。

這場騷動一定有影響到遠處的其他人，但綾戶的聲音不知道為什麼讓清十郎有種不祥的預感，也許這出自於清十郎本身對綾戶的不信任。

「現在先撤退回去繩梯那裡會合，待綾戶少尉發號施令再行動。」現在的清十郎只是小隊成員，面對未知的狀況決定以退為進，在那個造成震動的原因還沒出現在這前，先退回集合點等待上司的命令才是上策。

他在前頭負責照明，以少年能跟上又盡可能不會被未知的存在追上的速度往繩梯所在的方向移動。

原路折返的兩人趕回會合點，正好目睹犬走攀上繩梯，而綾戶和熊島已在崖上，待犬走也爬上去後，一旁負責看顧繩梯的兩人便開始扯著繩梯要將它收回。

「綾戶少尉！請等一等！」夕彥見狀奔上前，上方的同僚卻充耳不聞，非但沒有停下，反而繼續將繩梯一段一段地拉上去。

「他們……」他呆然喃喃，半途消散的聲音半是不敢置信，半是死心的瞭然。清十郎很清楚他本來要說什麼。

「他們不打算等我們」。

方才感覺到的未知存在就在身後，無法判斷距離。陌生的氣息藉夜色掩護分散各處，忽左忽右地遊走、逼近，令人如坐針氈。雖然尚未現身，但毫無疑問地離兩人愈來愈近。霧之沼地的黑暗本身容忍眾人闖入多時，如今就要反撲。

時間所剩無幾。

「伍長，」就在清十郎警戒四周時，夕彥忽然開口。只見少年還刀入鞘，快步來到繩梯所在位置的下方。繩梯還剩一截貼在山壁上，高度已非常人能及——除非有人協助。

「伍長，現在還來得及，我送您上去！」瞥了眼仍在上升的繩梯，夕彥急切地催促著清十郎。

「你在跟我開什麼玩笑？！」清十郎聽見夕彥的提議後瞪大眼睛。在面對綾戶預料內的無情拋棄和逐漸逼近兩人的未知存在後，聽到這種要把對方扔下的提議，清十郎一反平常冷靜的模樣，以怒斥般的音量開口。

「現在的情況怎麼可能扔下你！」

厄除的工作總是伴隨著風險，但清十郎可不曾想過要讓少年成為風險下的犧牲者。要就是少年平安離開這由他墊底，要就是兩人留在這一同面對。「我可沒柔弱到需要上等兵犧牲自己逃離這裡！」被燈火照著的臉蒙上一層陰影，清十郎憤怒又嚴肅的表情一覽無疑。

被寺田私底下稱為「鐵面判官」、素來不苟言笑的那位佐藤伍長，現在正朝自己發火。從未見過清十郎如此激動的夕彥吃驚地望著對方。稍後，少年臉上竟浮現微笑。

「……誰說我要犧牲自己了？您別忘了，我可是『出色的斥候』，也是隊裡唯一事先勘察過霧之沼地的人。若要問誰最有機會在這裡成功存活，非我莫屬不是嗎？」夕彥平和地笑說。雖然聽起來像玩笑話，但那雙映著火光的明亮眼神滿是絕不退讓的決心。

然後，他慢慢沉潛了那抹笑容，懇切地請求：「伍長，我需要您幫忙，但您必須先上去才能幫我。」他又瞄了眼愈來愈短的繩梯。「時間不多了……請您一定要上去。」

「……」清十郎聽完後臉上的憤怒退去幾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複雜情緒。他空出手來不管鉗子會硬生生脫落，將手伸進衣服中的暗袋似乎想將什麼東西給拿出來。

「伍長沒辦法交代太多，上面兩張是防身用、下面三張貼在武器上可以和武器產生共鳴，效果是破除障眼法（結界）。」把五張一捆、上頭還畫有厄除熟悉到不能熟悉的圖樣的符紙交給夕彥，清十郎把提著的燈放到地上。

「別死了。」他回應了夕彥的決心。

閉上眼深呼吸，之後靠著少年的幫助攀上繩梯。

突如其來的重量驚動了上方收繩梯的兩人，他們湊近邊緣，發現了抓住繩梯往上爬的清十郎。「少尉、綾戶少尉！」其中一人不知所措地朝後方呼喚。

沒有回應。

下一刻，出現在清十郎視線範圍的是熊島。彪形大漢居高臨下，面無表情望著他。出乎意料地，熊島獨自扯動繩梯，連人帶梯開始往上拉抬。大漢顯然一身蠻力，清十郎發覺自己沒花什麼力氣就已接近崖上平臺。

然而，距離谷地愈遠，下方傳來的細碎聲響聽在清十郎耳裡卻是愈漸清晰。他聽見少年再度拔刀，聽見玻璃在遠處碎裂，聽見戰鼓般的踏步聲蜂擁而上。

攀上懸崖，清十郎往下俯瞰。油燈的火焰在遠處燃燒，一下子便熄滅了。黑暗中亮起一盞、一盞黃綠色的光點，看似一時被火光阻撓，但火光熄滅後又立刻重振旗鼓。新的光點不斷點燃，一雙又一雙，像是獸類的眼睛。

夕彥早已不在原本的位置。清十郎一轉目光，赫然目擊銀亮刀光一閃即逝，剩下一簇微小的暖白色光芒。他認出那是少年隨身攜帶的晶石吊墜發出的光。小小的光芒在黑暗中飛快移動，而後倏地不見了。黃綠色的眾多光點追著它消失的方向而去。

不一會兒，聲響停止了，震動停止了。谷地恢復一片死寂，就像回到一行人踏入此地之前的時刻。

清十郎轉身面向同隊的五人。胡亂疊成一團的繩梯在他腳邊。

除了原地待命的兩名軍人，綾戶、熊島、犬走三人皆是灰頭土臉，似乎被什麼東西追趕過。綾戶坐倒在地，一臉驚魂未定，察覺清十郎的注視後，他不甚明顯地縮了一下。

和綾戶驚魂未定的模樣相比，儘管狀態只比他們好一些，清十郎青著一張臉，三步併兩步上前，握緊拳頭朝綾戶臉上招呼過去，趁著旁人還沒反應過來又揪住綾戶的衣領。「為什麼不多等一會？扔下下屬是你經過判斷後最好的方法嗎？」質疑與憤怒，清十郎雙眼死死盯著綾戶，漆黑的眼珠子充滿怒火。

當時的狀況絕對足夠讓兩人從谷底脫逃。可是綾戶選擇拋棄他們。

「小隊成員的安危在情況允許下是最重要的事情，你拋棄了應當負起的責任！」咬牙，即使是为了回應少年決心，清十郎不得不出現在這裡這件事情也令他感到懊惱。他推開綾戶，遠離了他們。

「下達命令吧。只要你還有作為小隊指揮者的自覺。」

「不對……不對！事情不該是這樣，我明明沒有感覺到！谷地神不該是真的，這天殺的沼澤不該有任何妖怪來壞我的好事——」綾戶慌亂地辯解，彷彿忘記自己剛挨了一拳。沒了平常的高傲跋扈，這時的他看起來就只是個手足無措的尋常年輕人，還未從自己的錯誤中清醒過來。

「少爺！」犬走厲聲打斷了他。

聽聞犬走的聲音，綾戶震了一下，似乎猛地回過神，意識到自己說溜了嘴。不論犬走口中的「少爺」是什麼樣的人，綾戶都得立刻重新成為那個人。他摸了摸紅腫的臉頰、拭過滲血的嘴角，慢慢站了起來，表情變為強硬。

「……事實是，我身為小隊的指揮者，本來就不該為了你們兩個人危及其他隊員的安全。當時情況危急，如果不趕快收回繩梯，那些東西——天知道是什麼——就有可能會上來，這樣連村子都會有危險。」他一改態度，冷漠地說：「泉上等做了他該做的，我身為隊長，也做了我該做的。我必須駁回你的要求，佐藤伍長。」

他環顧眾人，再看向渾沌的天色。天快亮了，屆時谷地又會陷入濃霧之中。

「很遺憾，搜救任務失敗了。我們回村。」

綾戶一聲令下，在場眾人也毫無異議，魚貫離去。

現場只剩下清十郎一人。

繩梯還在，沒有被帶走，但繩子中間有一處斷裂了，也許是在剛才的拉扯過程中受損的，使得整條繩梯只剩一半可用。清十郎看著它，想起地圖上的一個標記。那是另一個設置繩梯的候選地點，在崖上與谷底之間的山壁上有塊突出的平坦岩石可當作中途的落腳處。當初因下方就是沼澤水域，通行不易，綾戶還是選擇在這裡降下繩梯。

夕彥應該也會想到那個地點。只要利用那塊岩石……

眼前有兩條路可以通往那裡。一條平緩但得費時繞路，另一條是山林走獸踩出的小徑，雖可以較快抵達，但必須穿越高低起伏的地形，無疑是條險路。

(請選擇緩路／險路，若選擇險路須抽lot*1，凶=受傷。抽籤前後可自由穿插反應)

清十郎認為眼下的他沒有多餘的時間做出其他抉擇，而既然他已選擇了攻擊長官的舉動，現在也不需要再顧忌其他的事情——例如身為小隊隊員該遵守的命令。

他毫不猶豫將剩下的繩梯帶走，選擇通過較快抵達的小徑前往尋找少年的蹤跡。



「拜託要沒事……」他如此祈望。

清十郎在嚴格來說連路都稱不上的小徑上加快速度，路徑最後消失在有半個人那麼高的草叢之後。他沒有多想，直接穿了過去，不料一過草叢，地勢陡然下降，提燈照出一片乍看寸步難行的亂石下坡。清十郎一驚，立即停下腳步。銳利的岩石稜角就在下方等著他，要是沒有及時止住勢頭，不慎摔下去的話恐怕難免皮破血流。

他停在原地觀察了一下。嘗試直接衝下亂石坡地自然是最快的方法，不過若要保險一點，他也可以沿著山坡邊的小路迂迴地繞下去。

(請選擇險路／緩路，若選擇險路須抽lot*1，凶=受傷。抽籤前後可自由穿插反應)

也許是剛才被提燈照出的岩石稜角，成為清十郎冷靜下來的契機。他最後選擇緩路。

他評估了一下現在的狀況，雖然刻不容緩但也不能增加正在孤軍奮鬥的少年的負擔。綾戶和村莊的村民們是不會來幫助他們的，這是鐵錚錚的事實。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盡量毫髮無傷到達目的地。於是放棄挑戰險路，轉而向山坡邊的小路迂迴繞去。

過不久濃霧會比探查時還要更加讓人伸手不見五指吧，到時候連燈火都用不上可就麻煩了。想到這的清十郎脚步又加快起來。

以時間為代價，蜿蜒的小徑領著清十郎安全無虞地通過了亂石地。越過最後一堵阻路的低矮岩壁後，地圖上的標記地點就在眼前。

清十郎走到崖邊往下望，山壁上果然有塊突出的岩石平台，再往下便是沼澤區域。和它的廣大幽深相比，油燈的光亮是如此弱小。他不禁想起那螢蟲般的小小光芒被黑暗沖散的一幕。

然而，儘管燈光的確為他擴展了能見範圍，在黑暗中卻也引起了某種東西的注意。「嚓」、一聲幾不可聞的微響在寂靜中傳入清十郎耳際，像是枯葉脆碎的聲響。他提高警覺，舉高提燈。

藉著照明，清十郎勉強可以看見一段距離外有棵形如彈弓的樹木，高度比山壁上的岩石平台要再高一些。

「伍長……？」

耳熟的、微弱的聲音，幻影般出現。清十郎甚至無法確定那是不是真的。

樹上有個黯淡的形體。他定睛細看，察覺那是道低伏的人影，隱匿於枝葉之間。影子動了一動，似乎在樹上可供落腳的範圍內向前探出身子。

下一秒，夕彥的身影映入清十郎眼簾。少年一手扶著樹幹，一手持刀，謹慎地往清十郎的方向探看。刀上濺著紅，軍服上除了泥汙，腰側至左大腿的部位染遍了黏稠的深色液體。軍帽和斗篷也丟了。

有一瞬間清十郎後悔沒有在剛才選擇賭一把。

「手上等！」壓抑著情緒以夕彥能聽到音量回應對方，「沒事吧？」現在的清十郎僅能這樣詢問，其他的什麼也辦不到。少年所處的位置無法輕易靠近這裡，他也沒辦法靠近那。唯一能做的只有放下繩梯，剩下都得靠對方。

如果夕彥的狀況是毫髮無傷的話，他相信這點距離應該不是什麼難事。平台有足夠的立足點讓夕彥過來，但人能不能順利過來，這點讓清十郎擔心。

現在起所有的行為都攸關著能不能讓少年和自己順利離開這裡。

「你能移動嗎？」他皺起眉頭詢問。

「啊、我……我不要緊。」夕彥似乎還處於見到清十郎的震驚中，愣了一愣才趕忙回答。他瞥了眼自己髒汙的軍服，主動解釋了血跡：「這個……這不是我的血。但……」

夕彥收起佩刀，衡量著自己所在位置與岩石平台的距離，顯然也在思考同一件事情。他躲過追兵、憑著對地形的印象抵達此地，礙於四周一片漆黑，不敢冒險。如今清十郎帶來的提燈為他指引出岩石平台的方向，他卻顯得猶豫。

很快地，清十郎發現了原因——夕彥的右腿上繫著手巾。手巾染了色，濕漉漉地貼在長褲上，除了綁結的末端，已看不出原來的布色。

「……我現在把繩梯弄好。」他作勢放下手中的提燈，移開的瞬間清十郎臉上的表情也嚴肅起來。

火光在地上閃爍著，隱約看見繩子的一角在提燈附近出現，還有一只沾滿泥土的鞋子。看不清的地方則有繩子和木頭在地面拖動的聲音，可以知道黑暗中的人正在尋找固定的地方。

叩、叩、叩。

接著石頭撞擊的聲響傳到夕彥耳裡，隱約能透過火光看見一個輪廓拿著硬物在敲打著。

喀拉——碰。

再次看見清十郎的臉時，已是把他提燈提至高處。腳邊沒有繩梯的影子，倒是有固定好的木樁在那，上頭還套著繩索，另一端則沿著岩壁貼著。

「有辦法過來嗎？」清十郎又問一次。

回應清十郎的是一聲巨響，還有隨之而來的震動。

他看見夕彥所在的樹木劇烈地晃了一下，看見夕彥嚇了一跳、趕忙靠上樹幹穩住身子。

接著，第二聲巨響，第二次震動。樹葉紛紛凋落的聲音像是樹木的哀鳴。他看不見，但下方似乎聚集了一股熱氣，猶似眾多野獸交錯呼出的滾燙鼻息。

谷地神。它們聽到他們了。它們來了。

霧之沼地已從淺眠中驚醒，第三次猛烈撞擊接踵而至，第四次、第五次。它們想將夕彥所在的那棵樹剷倒。

情勢間不容髮，清十郎著急地望向夕彥，見少年在傾斜的樹身上努力保持平衡。

「伍長、回答您剛才的問題——」夕彥突然說，神情緊張而專注，卻不帶絕望。他壓低姿勢，彷彿即將起跑。

雖一時詫異，忽地，清十郎發現了一件事，同時意會了對方的心思：樹木雖然開始傾斜了，但是往岩石平台的方向傾斜的。也就是說，樹倒下的那瞬間，即是夕彥距離岩石平台最近的時候。

有辦法過來嗎？

「——我想我可以。」

話聲甫落，樹幹嘶聲嘎啞，伴隨轟然巨響，攔腰截斷。一道人影飛身而出，只差一點就錯過平台邊緣。

也許是傷痛所致，夕彥吃力地將自己拖上岩石平台，沉重喘氣。即使如此他也沒停下來，跛行兩三步抓住繩梯，開始往上攀。天光劃破夜幕，霧氣逐漸湧現。

清十郎伸出手，等著拉少年一把，豈料黑暗中焰光一閃，如一道有影無形的箭矢擦過夕彥右臂，一抹深赤隨即在衣袖上暈染開來。

清十郎一驚，是誰在開槍？

夕彥吃痛瑟縮了一下，但未因此鬆手。下一秒，從谷底蒸騰而上的霧中射出第二發子彈，打中他左手上方的岩壁，恰好擊斷左半部的繩梯。少了一邊支撐，夕彥頓時失去重心，不支地鬆開了手。

對清十郎來說這狀況發生的可以說是又快又突然。

清十郎的身體比腦袋還要搶先反應，原本還半支撐著身體不讓衣服碰到地面，此時此刻也不在乎體面的問題，整個身體平貼在地上試著將手再伸長一些好讓夕彥能抓住。

這行為跟賭博無疑。他根本不知道會不會有第三發子彈，要是有，現在兩人就和不會移動的鏢靶一樣，方便瞄準、等著槍手再次射擊罷了。

「快抓住我的手！泉上等！」

從少年臉上閃過的一瞬猶豫神色來看，恐怕有在考慮放棄。畢竟下一次擊發隨時會來，再這樣下去，不要說是他了，連前來搭救的清十郎都會有生命危險。

但清十郎這一喊，將那抹神色一掃而空。夕彥朝清十郎伸出手，不顧一切地以沒受傷的腳在僅有的立足點上奮力一蹬，構到了清十郎的手。

砰！

第三發子彈擦過右半部的繩梯，損壞的繩子開始斷裂。所幸，在清十郎的協助下，夕彥右手也攀上了岩壁，費力地開始將身體撐上去。

繩梯整段落入深不見底的黑暗之際，清十郎正好把夕彥整個人拖上懸崖。第四發子彈擊中岩壁的鈍響提醒著他，剛才的情況有多麼驚險。不斷堆高的濃霧不死心地探出形狀模糊的爪子往空中一撈，撲了個空後，才緩緩縮回白茫茫的沼地。

天亮了。好半晌，除了微微的喘氣聲，清十郎和夕彥只是默然望著東方一片曙色，沒有交談。一切回歸平靜，只有甫從惡夢中生還的沉默，依然如霧氣般，在兩人之間瀰漫不去。

❖

當清十郎將他們僅有的發現——截扯裂的衣角布料交給阿岩的母親時，她並沒有哀慟悲泣，只以某種極度壓抑的平和聲音喃喃自語：

「阿岩……現在在谷地神那裡了啊……」

如夢似幻的悵然神色在婦人眼裡湧現，有如急欲奪眶而出的、卻不曾真正滑然流下的淚水。

據說，來自帝都的祓妖人打道回府之後，谷上村村民時常在夜晚聽見山的那側傳來響亮槍聲，迴盪整片山林。那是村人未敢踏足、終年常霧的沼澤低谷的方向。傳說那裡住著「谷地神」。

後來，有個一意孤行的大膽獵戶在罕有的無霧時段踏入霧之沼地的範圍一探究竟，他能平安回來，著實令人訝異。根據獵戶所言，霧之沼地有人。大家認為那不過是驚鴻一瞥下看錯了，但獵戶信誓旦旦，堅稱他的確看見沼澤裡立著個人影，身材瘦小，像個孩子。黃綠色的、螢蟲般的眾多光點在那人身後閃爍不定，像是千萬隻野獸的眼睛。